

清代「論詞絕句」論溫庭筠詞探析

王偉勇*

〔摘 要〕

本文係會通清代「論詞絕句」涉及溫庭筠其人其詞之評論，分四大主題予以析論：（一）溫李齊名，各有專擅；即在強調李商隱擅長詩，溫庭筠擅長詞，各能用其所長也。（二）太白詞祖，溫能繼之；即視李白為「百代詞曲之祖」，而溫庭筠堪稱繼其流風。（三）溫詞流麗，足啟來茲；即強調後世婉麗之詞風，均受溫詞之影響，填詞鼎盛之兩宋，亦不例外。（四）溫詞託興，上承屈騷；即視溫詞非泛寫麗情，兼亦將身世遭遇「打并」入詞，足以上承屈原〈離騷〉之作，而此尤為常州詞派所強調也。至於溫庭筠作品，最見提及者，厥為〈更漏子〉（玉鑪香）下片，以及〈菩薩蠻〉十四闋組詞，溫詞受關注之焦點，亦可知矣！

關鍵詞：清代、論詞絕句、溫庭筠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詞話、詞籍序跋、論詞絕句、詞作評點，乃詞學研究之重要資料。此中，詞話方面，已有唐圭璋《詞話叢編》¹印行；詞籍序跋，亦有金啟華、張惠民等人編纂之《唐宋词集序跋匯編》，²以及施蟄存《詞籍序跋萃編》³之印行；論詞絕句，則附刊於吳熊和主編《唐宋词彙評（兩宋卷）》第五冊⁴一書中。至於詞作評點之整理出版，則有賴詞學界同好再接再勵。

筆者於兩年前完成《宋詞與唐詩之對應研究》⁵之階段性工作後，轉而蒐輯清代論詞絕句並著手研究。目前，已蒐得 708 首作品，⁶並發表〈馮煦「論詞絕句」十六首探析〉一文，印證論詞絕句對研究一家之詞學觀點，誠然不可或缺；亦能補詞話及詞籍序跋之不足。⁷本文則擬經由會通各家對單一詞家之批評，以見此中之異同；並取相關詞話及詞籍序跋，甚至詩話、筆記之意見，予以互補或印證，以見已刊行之三種詞學資料，對研究者而言，宜兼取並用也。

二、主文

依筆者所蒐清代論詞絕句論溫庭筠及其作品者，凡十首，茲依所論內容，歸

¹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 2 月臺 1 版）。

² 金啟華、張惠民、王恆展、王增學合編：《唐宋词集序跋匯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 2 月臺初版）。

³ 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12 月 1 版）。

⁴ 吳熊和主編：《唐宋词匯評（兩宋卷）》第五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年 12 月第 1 版）。所附「清人論詞絕句」見頁 4386-4439。

⁵ 王偉勇：《宋詞與唐詩之對應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 年 3 月初版）。

⁶ 目前附錄於《唐宋词匯評（兩宋卷）》第五冊，由吳熊和、陶然所輯錄之「清人論詞絕句」，凡 595 首，見同注 4；而孫克強《清代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7 月 1 版），則指出「清人以後論詞者，多達四十一家，總數更超過七百首以上」（頁 70-71）。經筆者實際蒐輯，孫氏所言較正確，然該書所著錄之作者與篇數，間有出入，引用時宜更查證。

⁷ 筆者曾於「第四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馮煦「論詞絕句」論兩宋词探析〉，凡 23000 餘字，由於大會選刊之際，將字數限定在 13000 字，遂改題為〈馮煦「論詞絕句」論南宋詞探析〉。2005 年 10 月，由臺灣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復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合辦之「2005 中國近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筆者與博士班導生王曉雯，遂以合寫之方式，將馮煦「論詞絕句」十六首，全部予以探析，該研討會論文近期將由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出版。

納探析如次：⁸

（一）溫李齊名，各有專擅

眾所周知，溫庭筠與李商隱並馳晚唐詩壇，號稱「溫、李」；而詞論家則恆取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或李煜作品相評比，因有「溫、韋、馮」或「溫、韋、馮、李」之稱。然諸詩話、筆記，並論溫、李，一取其詞，一取詩者，亦所在多有；而筆者所見清代論詞絕句能留意兩人專擅者，有鄭方坤（生卒年不詳，雍正元年進士，西元 1723）〈論詞絕句〉三十六首之三：

新聲古意愛西崑，錦瑟年華最蕩魂；為少金荃詞一卷，當今此事合推袁。
（頁 4392）

此絕句首兩句，在推重西崑體，且以為李商隱〈錦瑟〉詩：「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⁹最教人蕩魂。此見解實本諸元好問〈論詩絕句〉之十二：「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¹⁰特鄭氏此絕句未涉「無人作鄭箋」之恨耳。而對於「西崑體」，素有廣義、狹義二說，主廣義者，如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所稱：「西崑體，即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¹¹主狹義者，如釋惠洪《冷齋夜話》所稱：「詩到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澀，時稱西崑體」，¹²亦即專指李商隱體也。至若鄭氏此絕，依三、四句推論，可知係採廣義見解，必兼溫庭筠而言之也。然則此兩句實謂：溫、李西崑體詩，

⁸ 本文所舉作品，若已見《唐宋词匯評（兩宋卷）》載錄，則逕標該書頁碼於後；若屬筆者蒐集所得，始注明出處，以省篇幅。

⁹ 見康熙敕撰：《全唐詩》（臺北：盤庚出版社，1979年2月第1版），卷539，頁6144。

¹⁰ 見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1967年臺2版），卷19，頁122。

¹¹ 嚴羽：《滄浪詩話》，收錄於《詩話叢刊》（臺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1年3月初版），所引文字見上冊，頁619。

¹² 釋惠洪：《冷齋夜話》，收錄同前注，所引文字見下冊，卷4，頁1643。

以李商隱稱作手，且所作〈錦瑟〉詩最教人蕩魂，¹³自較溫庭筠技高一籌。然三、四接云：李商隱未如溫庭筠有《金荃詞》傳世，蓋緣能彼不能此，因之流傳至今，論「能逐絃吹之音，為側豔之詞」¹⁴者，必推重溫庭筠。此絕末句「推袁」兩字，係藉用《世說新語·文學第四》桓溫推賞袁宏乃寫賦之能手，¹⁵以稱賞溫庭筠，並藉指溫、李各有專擅也。而綜觀鄭氏此絕句，實有兩重點：其一，溫、李詩並稱西崑體，而李之〈錦瑟〉抒情詩最教人蕩魂；言下之意，頗有李詩優於溫詩之意，此雖多數詩評家共同之見解，然亦有異議或持平之論。如胡震亨《唐音癸籤》即云：

溫飛卿與義山齊名，詩體麗密概同，筆徑較獨酣捷。¹⁶

賀裳《載酒園詩話》亦云：

溫不如李，亦時有彼此互勝者。¹⁷

薛雪《一瓢詩話》復云：

溫飛卿，晚唐之李青蓮也，故其樂府最精，義山亦不及……惟長詩則溫不迨李，李有收束法，凡長篇必做一小束，然後再收，如山川跌換之勢；溫則一束便住，難免有急龍急脈之嫌。¹⁸

¹³ 有關李商隱〈錦瑟〉詩，如何教人蕩魂，可參考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2年10月）中冊，該詩後所附歷代「箋評」（頁1422-1438），由於非關詞論，本文暫不予述評。

¹⁴ 見《新校本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9年12月5版），冊6，卷190下，頁5079。

¹⁵ 據劉義慶撰，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4月三版），上卷，〈文學第四〉載：「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嘆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頁208），後世遂藉用為推重某人之典。

¹⁶ 胡震亨：《唐音癸籤》（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1972年），卷8，頁2。

¹⁷ 所引賀裳《載酒園詩話》，見錄於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頁373。

¹⁸ 所引薛雪《一瓢詩話》，見錄於丁仲祐編訂：《清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5月再版），

由上引錄可知，就詩之造詣而言，論者仍有仁智之見，不可一概而論也。

其二，就倚聲填詞而論，由於李商隱並無詞籍流傳，而溫庭筠卻著有《金荃詞》，故不得不推溫氏為此方面作手。因之，李之於詩，溫之於詞，實各有專詣也。鄭氏此絕句原注云：「溫、李齊名，溫實不及李，李不作詞，而溫為花間弁冕，古人善用長如此。」即申述此意。而似此比較溫、李各有專擅之評論，亦見諸其他詩話、詞話之記載，如賀裳《載酒園詩話》即云：

余嘗戲較溫、李一生，截長補短，差足相當；詩歌箋啟，兩皆匹敵。究生平所缺者，溫不見古文，李則無小詞；溫終困一科名，李未聞有賢子。¹⁹

王士禎《花草蒙拾》亦云：

溫、李齊名，然溫實不及李。李不作詞，而溫為花間鼻祖，豈亦同能不如獨勝之意耶？古人學書不勝，去而學畫；學畫不勝，去而學塑，其善於用長如此。²⁰

若更考索王士禎（1634—1711）與鄭方坤生平，可知此絕附注之文字，實截自王氏此段之詞意也。而似此論人能持平取其所長之言，尚見諸其他論詞絕句，如譚瑩（1800—1871）〈論詞絕句一百首〉²¹之第七首即云：

溫李詩名舊日齊，樊南綺語說無題；金荃不譜梧桐樹，恐並花間集也低。
（頁 4412）

此詩亦溫、李並提，次句先稱賞李商隱著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

下冊，頁 903。

¹⁹ 同注 17，頁 373。

²⁰ 同注 1，冊 1，頁 674。

²¹ 按：譚瑩〈論詞絕句一百首〉，實有一百零一首，詩題蓋取整數言之也。譚氏另有三十六首〈論詞絕句〉，專論嶺南人；又有四十首專論國朝人（即清人），合計其〈論詞絕句〉，凡一百七十七首，居清人之冠。

二十卷；此中〈無題〉詩十餘首，「有確有寄託者，來是空言去絕蹤跡之類是也；有戲為豔體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實屬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者，萬里風波一葉舟之類是也；有與『無題』相連誤會為一者，幽人不倦賞之類是也」，²²無論如何，實以綺語寄幽情之作，最為人所樂道與推崇；²³溫詩類似作品所受之注目，確乎遠遠不及。然譚氏絕句後兩句，復自詞作之成就，稱賞溫庭筠，以為若無《金荃詞》備載溫氏「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²⁴等，「尋常情景，寫來淒婉動人」²⁵之作品，則恐《花間集》之價值與可讀性，必大為降低，斯亦「善用所長」之謂也。

（二）太白詞祖，溫能繼之

歷來論詞之起源，儘管眾說紛紜，然源於隋唐燕樂流行之際，則成不爭之事實。²⁶而敦煌曲子詞發現後，一些詞調在形式上大抵定型，益足證明盛唐之際，應已開啟風氣。此中，尤以李白最為詞評家所推崇，清代論詞絕句亦有論及者，如王僧保（生卒年不詳）〈論詞絕句〉三十六首之二云：

倚聲宋代始專家，情致唐賢小小夸；劉白溫韋工令曲，謫仙誰與並才華。

（頁 4432）

此絕起首所謂「倚聲」，係指依照樂曲之聲情、句拍填詞，首見於《新唐書·劉禹錫傳》載：「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²⁷北宋張耒〈賀鑄東山詞序〉

²² 見《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10月4版），冊5，〈別集類四·李義山詩集三卷〉，頁2992。

²³ 有關李商隱各〈無題〉詩之箋評，可參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同注13），下冊，頁1439-1484。

²⁴ 此乃溫庭筠〈更漏子〉（玉鑪香）下片詞句，見錄於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編著：《全唐五代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2月第1版），上冊，正編卷1，頁107。

²⁵ 見李冰若：《花間集評注》，收錄於楊家駱主編：《宋紹興本花間集附校注》（臺北：鼎文書局，1974年10月初版），卷1，頁27，引《栩莊漫記》語。

²⁶ 詳參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主編：《中國詞學大辭典·概念術語》（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頁5。

²⁷ 《新校本新唐書》（同注14），冊7，卷168，頁5129。

亦云：「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²⁸因之此詩前兩句係謂：倚聲填詞，至宋代始蔚為風尚，專家輩出；然論情致之動人，唐代諸詩人所作之長短句，數量雖不多，已稍足誇示後人。此詩第三句進而指出，詩人為誰？劉禹錫、白居易、溫庭筠、韋莊是也。所專擅者何？令曲是也。然第四句接云：上舉諸人，猶不足與「謫仙」²⁹李白相抗衡，以其才華迥出儕輩也。雖然，亦有論者以為溫庭筠填詞之造詣，已庶幾可繼承李白，如馮煦（1843—1927）〈論詞絕句〉十六首之一云：

謫仙去後風流歇，一集金荃或庶幾。又是瀟湘春雁盡，海棠謝也雨霏霏。

30

首句「謫仙」，顯係指李白。相傳其詞作凡十三首，³¹而以〈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憶秦娥〉（簫聲咽）兩首最著名。黃昇《花菴詞選》卷一云：「二詞為百代詞曲之祖。」³²清劉熙載亦讚許：「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足抵少陵〈秋興〉八首。」³³馮煦顯然亦以此角度，視李白為早期詞人創作之典範，故謂「謫仙去後風流歇」。然其風流雖歇，至晚唐乃有溫庭筠繼之。次句「金荃」係指溫庭筠詞集，用以指出謫仙之風流，似由飛卿《金荃詞》傳下，此亦顯示馮煦對溫詞之肯定。三、四句化自溫庭筠〈遐方怨〉（憑繡欄）第四句：「斷腸瀟湘

²⁸ 同注3，卷2，頁129。

²⁹ 李白〈對酒憶賀監二首〉附序云：「太子賓客賀公（即賀知章）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見《全唐詩》（同注9），卷182，頁1859。

³⁰ 馮煦〈論詞絕句〉十六首，見載於《蒿廬論稿》卷7，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三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3月初版），冊1，頁445-458。

³¹ 《尊前集》著錄李白詞十二首；黃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著錄七首，除〈憶秦娥〉一首外，其餘六首均見之《尊前集》；《全唐詩》除上述諸首外，又增錄〈桂殿秋〉二首；《歷代詩餘》再增〈秋風清〉一首；張璋《全唐五代詞》據《全唐詩·樂府》又補〈白鼻騮〉、〈結襪子〉各一首，共計十八首。然根據當代學者所考，凡十三首，其中〈菩薩蠻〉、〈憶秦娥〉兩闋仍定為李白詞作。詳參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編撰：《全唐五代詞》（同注24），上冊，正編卷1，頁7-19。

³² 黃昇：《花菴詞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8年2月），冊1489，頁307。

³³ 劉熙載：《藝概·詞概》，收錄同注1，冊4，頁3688。

春雁飛」與末兩句：「海棠花謝也，雨霏霏」。³⁴而摘句以指涉某人詞風，乃論詞絕句常見之表現手法。馮煦此處摘錄飛卿詞句，即企圖透過春雨稠密之狀，以體現溫詞含蓄蘊藉之美感特質。

馮煦此首論溫氏之作，有三要點殊值留意：其一，推尊溫庭筠「庶幾」可承繼李白之流風遺韻。其實遠在五代，歐陽炯〈花間集序〉即如是云：「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代溫飛卿復有《金荃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³⁵顯已將李白、溫庭筠視為唐詞之前導。至清代常州詞派張惠言〈詞選序〉乃云：「自唐之詞人，李白為首，其後韋應物、王建、韓翃、白居易、劉禹錫、皇甫松、司空圖、韓偓，並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³⁶則推尊溫庭筠至極矣！反觀馮煦所論，固亦推許溫氏，而用「或庶幾」（「或許近似」之意）三字遣詞，則與李白所作相較，對溫詞顯然仍有保留。其二，既然取溫詞與李詞相較，則所指作品為何？一如前文所指，詩中末兩句化用溫詞〈遐方怨〉詞句而來。此詞意涵，所有注花間者，均以為係「春日思婦怨別懷遠之作」，並無異詞。而李白所作，同題材而堪取溫詞以媲之者，無疑係指其〈菩薩蠻〉（平林漠漠烟如織）、〈憶秦娥〉（簫聲咽）兩首，此中〈菩薩蠻〉亦為「怨別懷遠」之作。故馮氏謂溫詞足繼李詞也。其三，馮煦此詩所欲凸顯之溫詞詞風為何？亦堪玩味。首先，陳廷焯《詞則·別調集》曾評溫此詞云：「神味宛然」，³⁷而唐圭璋《詞學論叢·論詞之作法》中亦指出：「詞中有以情語結者，有以景語結者。景語含蓄，較情語尤有意味。唐、五代詞中，溫飛卿多用景語結，韋端己多用情語結。溫詞如〈遐方怨〉結云：『不知征馬幾時歸。海棠花謝也，雨霏霏。』韋詞如〈女冠子〉：『覺來知是夢，不勝悲。』雖各極其妙，然溫更有餘韻。」³⁸經由兩人分析，可知溫此詞貴在「神味宛然」、「結有餘韻」；此一如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稱溫庭筠詞「醞釀最深」、「神理超越」。³⁹而李白〈菩薩蠻〉、〈憶秦

³⁴ 同注 24，頁 121。

³⁵ 同注 3，卷 8，頁 631。

³⁶ 同注 3，卷 9，頁 796。

³⁷ 陳廷焯編選：《詞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5 月），所錄見於下冊，〈別調集〉，卷 1，頁 3。

³⁸ 唐圭璋：《詞學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855。

³⁹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收錄同注 1，冊 2，頁 1631。

娥》兩詞，懷人怨別，亦以景作結，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稱：「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神在箇中，音流絃外，可以是為詞中鼻祖。」⁴⁰斯可見馮煦取溫詞此等題材，以為可接續李白「風流」者，以其醞釀最深，意蘊無窮也。

（三）溫詞流麗，足啟來茲

關於溫庭筠詞作之流麗綺靡，歷來詞話、序跋、詩話、筆記，均有不少評論，且意見不一。如鮑陽居士〈復雅歌詞序〉稱：「迄於開元、天寶間，君臣相與為淫樂，而明宗尤溺於夷音，天下薰然成俗，於是才士始依樂工拍彈之聲，被之以辭，句之長短，各隨曲度，而愈失古之『聲依咏』之理也。溫、李之徒，率然抒一時情致，流為淫豔穢褻不可聞之語。」⁴¹斯乃負面之評論也。然張炎《詞源·令曲》乃云：「詞之難於令曲，如詩之難於絕句，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閒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當以唐《花間集》中韋莊、溫飛卿為則。」⁴²此推崇之論也。雖然，證諸清代論詞絕句，則一致稱賞溫詞，並據以評論後世詞風。如沈初（1735—1799）〈論詞絕句十六首〉之一云：

助教新詞菩薩蠻，司徒絕調醉花間；晚唐詩格無過此，莫道詩家降格還。

（頁 4400）

此絕先稱賞溫庭筠（曾任國子助教）填作十四闋〈菩薩蠻〉，⁴³毛文錫〈唐末登進士第，前蜀時累拜司徒〉填作兩闋〈醉花間〉；⁴⁴而後肯定兩人詞之造詣（句中「詩格」，實指「詞格」，即詞之風格，蓋晚唐詩、詞猶未嚴格分家也。）迥出晚唐，並不遜於詩壇；尤不以為詩家填詞乃「降格」也。而關於此絕句，值留意者二：其一，以溫庭筠〈菩薩蠻〉與毛文錫〈醉花間〉並舉，可謂詞壇僅見。蓋溫氏〈菩薩蠻〉所受之矚目，代有其人，如明湯顯祖曾云：「芟《花間集》者，

⁴⁰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 5，同前注，冊 4，頁 3902。

⁴¹ 此序收錄於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同注 3），卷 8，頁 658。唯多加一「略」字，以此序見載於明祝穆《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 24，而編者恐其非全文故也。

⁴² 同注 1，冊 1，頁 265。

⁴³ 同注 24，上冊，正編卷 1，頁 99-104。

⁴⁴ 同前注，正編卷 3，頁 536。

額以溫飛卿〈菩薩蠻〉十四首，而李翰林一首為詞家鼻祖，以生不同時，不得劃入。今讀之，李如藐姑仙子，已脫盡人間煙火氣；溫如芙蓉浴碧，楊柳挹青，意中之意，言外之言，無不巧雋而妙入。珠璧相耀。正自不妨並美。」⁴⁵至若毛文錫〈醉花間〉詞，不但選之者少，論之者猶少；反不若〈巫山一段雲〉，自宋代起，即受矚目。⁴⁶雖然，〈醉花間〉一詞，繼沈初視為「絕調」後，況周頤（1859-1926）亦曾謂：「《花間集》毛文錫三十一首，余祇喜其〈醉花間〉後段：『昨夜雨霏霏，臨明寒一陣。偏憶戍樓人，久絕邊庭信。』情景不奇，寫出復不易，語淡而真，亦輕清，亦沈著。」⁴⁷誠毛氏、沈氏之知音也。

其二，溫詞、毛詞所代表者，不僅指個人，亦代表晚唐詞風、花間詞風，其特色為何？自前引湯顯祖及況周頤之評，可知係指「意中之意，言外之言，無不巧雋入妙」，以及「語淡而真，亦輕清，亦沈著」。要而言之，一在「巧雋入妙」，呈現流麗工巧之風；一在質直語淡，呈現輕清沈著之風。此種論點，其他詞評家實亦留意及之，特不舉溫、毛，而以溫、韋並提者居絕大多數。如稍晚於沈初之周濟即云：「詞有高下之別，有輕重之別，飛卿下語鎮紙，端已揭響入雲，可謂極兩者之能事。」又云：「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已，淡妝也；後主，則粗服亂頭矣。」⁴⁸然詞評家尤關注流麗工巧之風，視為花間、晚唐、五代之主要特色，立論難免偏指一方。如李調元〈雨村詞話序〉云：「詞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溫、韋以流麗為宗，《花間》所載南唐、西蜀諸人最為古豔。」⁴⁹王時翔〈莫荊琰詞序〉亦云：「詞自晚唐溫、韋主於柔婉，五季以來李后主以哀豔之辭倡於上，而下皆靡

⁴⁵ 湯氏此評，見於李冰若：《花間集評注》（同注25），卷1，頁12。徐朔方箋校《湯顯祖全集·玉茗堂評花間集序》（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不得劃入」之「劃」作「例」；「芙蓉浴碧」之「蓉」作「藥」，見冊二，頁1649。

⁴⁶ 如南宋葉夢得即稱：「毛詞以質直為情致，殊不知流於率露。……逮覽其全集，而其詠〈巫山一段雲〉，其細心微詣，直造蓬萊頂上。」（同前注，卷5，頁128）

⁴⁷ 況氏此評，見《餐櫻廬詞話》，收入《歷代詞人考略》（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2003年5月），上冊，頁231。茲更錄毛氏〈醉花間〉之一全詞如下：「休相問。怕相問。相問還添恨。春水滿塘生，鵝鵝還相趁。昨夜雨霏霏，臨明寒一陣。偏憶戍樓人，久絕邊庭信。」（見同注24，上冊，正編卷三，頁536）

⁴⁸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收錄同注1，冊2，頁1629、1633。

⁴⁹ 李調元：《雨村詞話》，收錄同注1，冊2，頁1377。

然從之。」⁵⁰

見諸清人論詞絕句，亦有以溫詞流麗之風為典型，以論個人或一代風尚者，如尤維熊（生卒年不詳，乾隆己酉拔貢生，西元 1789）〈評詞八首〉之一云：

金荃麗製流傳後，作手南唐有幾人；可惜翻香歌小令，淋浪蒜髮老汪倫。
（頁 4403）

此絕句係評長洲汪烱之詞作，起兩句謂：自溫庭筠以麗詞流傳後，南唐（泛指江蘇一帶，長洲自亦屬之，以切汪烱之籍貫）號稱填詞之「作手」能有幾人？後兩句則以唐「汪倫」喻指「汪烱」（以便入韻故），稱其以小令寫豔詞，至於髮亂人老（淋浪，亂也；蒜髮，黑白相雜之髮也），終覺可惜；蓋指其未能擺脫溫庭筠以小令寫麗詞之窠臼也。次如汪筠（汪琬長子，生卒年不詳，汪琬：1624—1691）〈讀詞綜書後二十首〉之一云：

一曲黃河菩薩蠻，趙家真本出花間；梧桐葉葉聲聲雨，忍對明鐙付小鬟。
（頁 4397）

此絕句起首，係稱頌溫庭筠所填製之〈菩薩蠻〉傳唱後，恰似黃河之水滾滾而流，千古不歇，影響深遠；即便宋代（詩中係以「趙家」代指「宋代」）流行之長短句，實亦出自花間，承繼溫詞。此論點，其他詞評家亦曾道及，如陳廷焯《詞壇叢話》即云：「飛卿詞，風流秀曼，實為五代兩宋導其先路。後人好為豔詞，那有飛卿風格。」⁵¹又評〈菩薩蠻〉諸詞云：「溫麗芊綿，已是宋元人門徑。」⁵²至於此絕句之末兩句，先化用溫庭筠〈更漏子〉（玉鑪香）下片詞句（見注 24），以見溫詞「淒麗有情」之一面，並謂如此詞句，爭忍於明燈斜映之際，付婢妓（小鬟，本謂小髮鬟，此喻指婢女、歌妓）歌之耶！若承前兩句論之，則此兩句係指

⁵⁰ 此序見錄於孫克強編著：《唐宋人詞話》（開封：河南文藝出版社，1999 年 8 月第 1 版），頁 23。

⁵¹ 陳廷焯：《詞壇叢話》，收錄同注 1，冊 4，頁 3719。

⁵² 同注 45，卷 1，頁 12。

溫詞影響宋詞之所在，即屬此等淒豔之作。無怪乎陳廷焯評此詞云：「遣詞淒豔，是飛卿本色；結三語開宋人之先聲。」⁵³

（四）溫詞託興，上承屈騷

關於溫庭筠之託興，自清代常州詞派提出後，可謂影響深遠，討論不休；不少以絕句論詞之詞評家，亦恆形諸筆端。如宋翔鳳（1779—1860）〈論詞絕句〉二十首之一云：

風雅飄零樂府傳，前開太白後金荃；引申自有無窮意，端賴張侯作鄭箋。

54

此絕首句，「風雅」兩字，出自《詩經·國風·周南·關雎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⁵⁵此處係用以代指詩騷雅正之風；「樂府」則專指「詞」而言。整句意謂：自詩騷雅正之風衰微後，幸有「詞」能承傳之。此句明顯流露「尊體」之觀念，且係發揚其業師——常州詞派之祖張惠言之主張。⁵⁶張氏〈詞選序〉稱：「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意，騷人之歌，則近之矣。」⁵⁷至於何人能振衰起弊，開啟風氣？李白是也；何人能繼之？著有《金荃詞》之溫庭筠是也。而此亦承自其師之觀點，誠如〈詞選序〉所云：「然要其（詞）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為雕琢

⁵³ 同前注，卷1，頁27。

⁵⁴ 見宋翔鳳：《洞簫樓詩紀》，收入《溪谿精舍叢書十五》（臺北：聖環圖書公司，1998年5月1版），頁255。

⁵⁵ 見《十三經注疏·詩經》（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5月6版），卷1，頁15。

⁵⁶ 宋翔鳳〈香草詞自序〉云：「余弱冠後始遊京師，就故編修張先生受古今文法。先生於學，皆有源流；至於填詞，自得宗旨。」（同注3，卷7，頁578）序中所稱「編修張先生」即張惠言，以曾蒙授「翰林院編修」也。

⁵⁷ 同注3，卷9，頁795-796。

曼辭而已。自唐之詩人李白為首……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⁵⁸即緣溫詞深美閎約，有引伸無窮之意，因之需賴知音者為之揭發微旨，而此知音者即「張侯」⁵⁹張惠言是也。末句「鄭箋」一詞，出自元好問「獨恨無人作鄭箋」（見注10）詩句，唯元氏係遺憾無人能如鄭玄注群經般，為李商隱詩作注；此則慶幸「張侯」能為溫庭筠《金荃詞》作注也。至於張惠言為溫詞所做之詮釋是否盡妥當，後人實多所批評。如溫庭筠〈菩薩蠻〉詞：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 照花
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鸂鶒。

張惠言《詞選》注云：「此感士不遇也。篇法彷彿〈長門賦〉，而用節節逆敘。此章從夢曉後領起，『懶起』二字，含後文情事；『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⁶⁰王國維對此即不表贊同，其《人間詞話刪稿》謂：「固哉，皋文（張惠言字）之為詞也。飛卿〈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卜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羅織。」⁶¹

至於宋翔鳳對於張惠言如此解溫詞，態度如何？吾人端看此絕句所附之小跋，即知仍有所保留，所謂：「張皋文先生《詞選》申太白、飛卿之意，託興縣遠。不必作者如是，是詞之精者，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此意見與後來譚獻（1832—1901）〈復堂詞錄序〉所稱：「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⁶²如出一轍杼，頗有為常州詞派「寄託說」解套之意。實則吾人試讀其《樂府餘論》，則見其主張與乃師張惠言，甚或常州詞派亦不盡相同。如論柳永，稱其「曲折委婉，而中具渾淪之氣。雖多俚語，而高處足冠群流，倚聲家當尸而祝

⁵⁸ 同前注，頁796。

⁵⁹ 張惠言於清仁宗嘉慶四年（1800）登進士第，「時大學士朱珪為吏部尚書，以惠言學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六年，散館，改部屬，珪復特奏翰林院編修。」（見《新校標點本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90年9月初版，卷482，〈儒林三〉，頁13241-13242），此處以「侯」稱張惠言，係對士大夫之尊稱。

⁶⁰ 以上引詞及注釋，見張惠言選錄，李次九校讀：《詞選》（臺北：復興書局，1971年9月2版），卷1，頁6。

⁶¹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收錄同注1，冊5，頁4261。

⁶² 譚獻：《復堂詞話》，收錄同注1，冊4，頁3987。

之」；論姜夔，稱「詞家之有姜石帚，猶詩家之有杜少陵，繼往開來，文中關鍵。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國，皆借托比興，於長短句寄之。」⁶³此與張惠言一味稱賞溫庭筠，而謂「宋之詞家，號為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蕩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於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於其間。」⁶⁴是知張、宋師徒兩人，見解真有不同。要之，論詞強調寄託，宋氏與張惠言，甚或周濟等常州詞派，見解相同；然兼尊兩宋詞人，將姜夔比杜甫，則近乎浙西詞派，⁶⁵誠毋庸置疑也。

再者，清人論詞絕句中，謂溫庭筠堪繼屈騷者，尚有周之琦與高旭。周之琦（1782—1862）〈心日齋十六家詞錄·附題〉之一云：

方山憔悴彼何人，蘭畹金荃託興新；絕代風流乾餿子，前生合是楚靈均。

（頁 4406）

此絕句起首四字，以溫庭筠「授方山尉」之事，概括其一生遭遇。據《新唐書》本傳載：「彥博裔孫庭筠，少敏悟，工為辭章，……數舉進士不中第。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其為，授方山尉。徐商鎮襄陽，署巡官，不得志，去歸江東。」而後又發生「丐錢揚子院，夜醉，為邏卒擊折其齒」，訴之於令狐綯，令狐綯兩置之，庭筠乃徧見公卿，言為吏誣染；後徐商執政，雖欲用之，「會商罷，楊收疾之，遂廢卒。」⁶⁶如此遭遇，以問句出之，顯見周之琦亦寄予無限同情。次句既點出此人即著有《金荃詞》之溫庭筠，並稱其雖遭遇坎坷，猶能怨悱不亂，託興於新文體——詞，且能勤身自勉，堪比屈原。蓋此句《蘭畹》、《金荃》，均屬

⁶³ 以上引文，分見宋翔鳳：《樂府餘論》，收錄同注 1，冊 3，頁 2499、2503。

⁶⁴ 張惠言：〈詞選序〉，收錄同注 3，卷 9，頁 796。

⁶⁵ 浙派之推尊姜夔，可以朱彝尊為代表。其〈黑蝶齋詞序〉稱：「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同注 3，卷 7，頁 543）

⁶⁶ 以上引文，見《新校本新唐書》（同注 27），冊 5，卷 91，頁 3787-3788；此中「授方山尉」，《新校本舊唐書》作「貶方城尉」，且在徐商罷相後（見同注 14）。

詞集。《蘭畹》即《蘭畹曲會》，後世省稱《蘭畹集》。宋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載：「《蘭畹曲會》，孔甯極先生之子方平所集。序引稱無為、莫知非；其自作者，稱魯逸仲，皆方平隱名，如子虛、烏有、亡是之類。」⁶⁷而孔方平即孔夷，《全宋詞》稱：「夷字方平，汝州龍興（今河南寶豐）人，孔旼之子。元祐隱士，與李廌為詩酒侶。自號滄皋漁父，又隱名為魯逸仲。」⁶⁸是知《蘭畹集》係北宋哲宗元祐年間隱士孔方平所集，此集至宋末元初猶存，劉將孫〈新城饒克明集詞序〉稱：「樂府有集自《花間》始，皆唐詞；《蘭畹集》多唐末宋初詞。」⁶⁹足以為證。復據周泳先〈蘭畹曲會輯本題記〉稱：「明人文集、詞話偶有稱及，亦全與《花間》、《尊前》諸集對舉，是此書之散佚，或即在元季耶？」⁷⁰是知此集元代已佚，今周之琦論溫庭筠，而提及《蘭畹》，蓋誤以為此乃溫氏詞集，顯然非是。復據《新唐書》記載，溫庭筠著作中有《握蘭集》三卷、《金荃集》十卷，⁷¹而周氏或將《握蘭集》記為《蘭畹集》，致有此誤。而「蘭畹」兩字，係出自〈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據王逸注稱，此乃屈原「言己雖見放流，猶種蒔眾香，修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也。」至於〈金荃〉、〈握蘭〉中之「荃」、「蘭」兩類植物，見之於〈離騷〉，皆指芳草，以喻君子；常與喻小人之「茅」、「蕭」、「艾」對比，所謂「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於焉所謂「金荃」、「握蘭」，即指個人所道皆金玉良言，所修皆高潔品行，溫氏之心意亦可知也。且〈離騷〉之作，係「屈原執履忠

⁶⁷ 王灼：《碧雞漫志》，收錄同注1，冊1，頁87。

⁶⁸ 見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月新1版），冊2，頁823。

⁶⁹ 同注3，卷5，頁482。

⁷⁰ 同注3，卷8，頁650。

⁷¹ 據《新校本新唐書》卷60，〈藝文四〉載：「溫庭筠，《握蘭集》三卷；又《金荃集》十卷，《詩集》五卷，《漢南真稿》十卷。」（同注27，冊2，頁1607）然王國維〈溫庭筠金荃詞輯本跋〉云：「《宋史·藝文志》只存《溫庭筠集》七卷。又長洲顧嗣立跋《溫飛卿詩集》後曰：『今所見宋刻只《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金荃詞》一卷。』知宋時飛卿詞止有一卷。《握蘭》、《金荃》，當是詩文集，非詞集也。」（同注3，卷1，頁7）至於今存溫詞，「始見於《花間集》所錄六十六首；近人劉毓盤《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有《金荃詞》一卷（簡稱劉輯本），收詞七十二首；王國維《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有《金荃詞》一卷，收詞七十首；盧冀野《溫飛卿及其詞》輯有《詞錄》，得詞六十七首，係據《花間集》、《尊前集》而錄之。」（同注24，正編卷1，頁97）斯可見《金荃詞》已成溫詞之定稱。而《握蘭集》是詩集非詞集，已不知原貌，不宜與《金荃詞》混稱。

貞而被讒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處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辭溫而雅，其義皎而明，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⁷²對比張惠言評溫庭筠〈菩薩蠻〉具有「〈離騷〉初服之意」（見注 60），則見周之琦亦深然其言，故以「蘭畹」，「託興」稱溫詞及其為人。尤有甚者，此絕第三句，甚至指出能寫出人物、神怪雜陳，間或出以諧謔嘲諷之《乾牋子》⁷³作者，乃「絕代風流」之人，其前生該是楚國之屈原。詩中以「靈均」稱屈原，實出於〈離騷〉，所謂：「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⁷⁴如此前後呼應，即在強調無論生平遭遇，作品造詣，溫庭筠其人其詞，均足以上承屈騷。雖然，吾人綜觀周之琦《心日齋十六家詞錄》所選之詞家，包括溫庭筠、李煜、韋莊、李珣、孫光憲、晏幾道、秦觀、賀鑄、周邦彥、姜夔、史達祖、吳文英、王沂孫、蔣捷、張炎、張翥等，與張惠言《詞選》、周濟《宋四家詞選》之取捨，亦有不同；且每家除各系一詩外，並無過高之陳義，卻能金針度人。無怪乎譚獻稱其詞選能「截斷眾流，金鍼度與。雖未及皋文、保緒（周濟字）之陳義甚高，要亦倚聲家疏鑿手也。」⁷⁵

末則探析高旭（1877—1925）〈論詞絕句〉三十首之三，論溫庭筠詞云：

始信離騷有嗣音，蘭荃聲調最關情；就中更愛梧桐句，葉葉聲聲滴到明。
（頁 4435）

此絕首兩句，亦盛稱溫庭筠所撰《握蘭集》、《金荃詞》最具動人情致，足為〈離騷〉嗣音。後兩句則指出，溫詞中最令高旭喜愛者，厥為〈更漏子〉（玉鑪香）下片：「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此

⁷² 以上引文，無論〈離騷〉正文，或王逸注，均見宋洪興祖撰：《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3月6版），卷1，頁10-24。

⁷³ 溫庭筠序言云：「不爵不觥，非魚非炙，能悅諸心，聊甘眾口，庶乎乾牋之義。」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北京新1版），冊3，卷11，頁309。

⁷⁴ 同注72，卷1，頁14。

⁷⁵ 譚獻：《復堂詞話》，收錄同注1，冊4，頁4010。

論點與品味與前舉數家，殊無二致也。

三、結語

經會通觀察清代「論詞絕句」論溫庭筠詞作，可知涉及四種論題：（一）溫李齊名，各有專擅；（二）太白詞祖，溫能繼之；（三）溫詞流麗，足啟來茲；（四）溫詞託興，上承屈騷。若將上述論題更分論人與論詞兩類，則以下內涵，殊值玩味：

其一，就論人而言，清代論詞絕句恆取李商隱、李白、屈原三人與溫庭筠並論。此中，取溫、李並論者，均推李商隱擅詩，溫庭筠擅詞，各能用其所長；取李白、溫庭筠並論者，則視李白為「百代詞曲之祖」（見注 32），其流風遺韻，唯溫庭筠堪繼之；取屈原、溫庭筠並論者，恆以兩人被讒顛沛，有志難伸，卻又怨悱不亂，形諸文字，託興最深，誠能前後輝映也。至於詞話、筆記，常見溫庭筠與韋莊並提，論詞絕句作者乃無一及之；僅王僧保提及「劉、白、溫、韋」，沈初則溫庭筠、毛文錫並提，甚可怪也。

其二，就論詞而言，溫庭筠婉麗之詞風，最為後世所矚目，恆視為典型，以論個人或一代風尚；甚謂宋人類似詞風，即祖祧溫庭筠也。洎乎清代常州詞派之祖張惠言，始就溫詞託興之所在，予以發微；而論詞絕句言託興者，莫不翕然從之，遂蔚為風尚。而溫詞淒婉動人之作品，最為論詞絕句作家所稱道者，厥為〈更漏子〉（玉鑪香）詞之下闋；醞釀最深、託興無窮之作，則以〈菩薩蠻〉十四闋，最為人所樂道，此亦其他詞學資料最見提及之作品也。

主要參考書目

- 《一瓢詩話》，清·薛雪，收錄於丁仲祐編訂：《清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
- 《中國詞學大辭典》，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主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 《毛詩正義》，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
- 《世說新語校箋》，楊勇，臺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
- 《四庫全書總目》，清·永瑤等撰，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
- 《全宋詞》，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全唐五代詞》，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編著，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全唐詩》，清·康熙敕撰，臺北：盤庚出版社，1979年
- 《宋詞與唐詩之對應研究》，王偉勇，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
- 《冷齋夜話》，宋·釋惠洪，收錄於《詩話叢刊》，臺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1年
- 《李商隱詩歌集解》，劉學鍇、余恕誠，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2年
- 《花菴詞選》，宋·黃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 《花間集評注》，李冰若，收錄於楊家駱主編：《宋紹興本花間集附校注》，臺北：鼎文書局，1974年
- 《直齋書錄解題》，宋·陳振孫，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洞簫樓詩紀》，清·宋翔鳳，收錄於《溪谿精舍叢書十五》，臺北：聖環圖書公司，1998年
- 《唐宋人詞話》，孫克強編著，開封：河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
- 《唐宋詞集序跋匯編》，金啟華、張惠民、王恆展、王增學合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
- 《唐宋詞匯評（兩宋卷）》，吳熊和主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

- 《唐音癸籤》，明·胡震亨，《四庫全書珍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
- 《清代詞學》，孫克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 《詞則》，清·陳廷焯編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詞話叢編》，唐圭璋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 《詞學論叢》，唐圭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詞選》，清·張惠言選錄、李次九校讀，臺北：復興書局，1971年
- 《詞籍序跋萃編》，施蟄存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 《滄浪詩話》，宋·嚴羽，收錄於《詩話叢刊》，臺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1年
- 《新校本新唐書》，宋·歐陽脩等撰，臺北：鼎文書局，1989年
- 《新校本舊唐書》，後晉·劉昫等撰，臺北：鼎文書局，1989年
- 《新校標點本清史稿》，趙爾巽等撰，臺北：鼎文書局，1990年
- 《載酒園詩話》，清·賀裳，收錄於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蒿廬論稿》，清·馮煦，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三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 《楚辭補注》，宋·洪興祖，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
- 《遺山先生文集》，金·元好問，《四部叢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
- 《餐櫻廬詞話》，清·況周頤，收錄於《歷代詞人考略》，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2003年

The Approach on Wen Ting-yun's Lyrics in Ching Dynasty's "Lun Tzu Cut-shorts"

Wang, Wei-Yu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chieved master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Lun Tzu cut-shorts", especially on the remarks of Wen Ting-yun and his lyrics. There were four themes in this article. First, Wen Ting-yun and Li Shang-yin were equally famous, but they had different specialty. Though Li Shang-yin was good at long poems, whereas Wen Ting-yun was good at long lyrics; they gave full play to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econd, Li Pai was regarded as the first ancestor of lyrics and "Chu" among those dynasties; fortunately, Wen Ting-yun could carry on Li Pai's style. Third, the style of Wen Ting-yun's lyrics was magnificent, so were the styles of the later generations' lyrics. Therefore, his influence was overwhelming, including the Sung dynasties, in which writing lyrics was in period of great prosperity. Fourth, Wen Ting-yun inherited Chu Yuan's "Li Sao" and found sustenance in an exalted, poetic mood. He didn't only generally express gorgeous feelings in his lyrics but also infused his encounter. This special style was the emphasis of Chang Chou Tzu group. The frequent-mentioned works of Wen Ting-yun's lyrics were the fourteen combination lyrics and the second part of "Keng Lou Tzu" in which the first few words were "Yu Lu Hsiang," that were the focus of Wen Ting-yun's lyrics.

Key words: Ching dynasty, Lun Tzu cut-shorts, Wen Ting-yu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